



## 中央走廊

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腫瘤醫學部 梁逸歆主治醫師

這不是一個正式的命名。

這條走廊縱貫了醫院的前後，也串起百年的歷史軌道，在空間與時間的樞紐位置，因此我們都稱它為「中央走廊」。從正門大廳進來醫院後，繞過了中庭的花園，來到了這條走廊的起始。沿著長長的廊道走著，自日治時期早期的富麗堂皇，中間經過了臺灣經濟耕耘年代的簡單實用，最後抵達了新潮前衛的兒童醫院。

中央走廊由於串接了多個不同時代的建築，不同的設計風格讓中央走廊並不那麼地一鏡到底，走廊坡道的起伏提醒了往來的人們，在人類醫學文明的演化中，在人生顛沛流離的動盪中，無論路途多麼崎嶇，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。

在繁忙的走道中，往來的人都是過客，中央走廊永遠不會是我們的目的地。也因此習慣了，面對眾多的人群，往往不會特別注意身邊擦肩的任何人。

只有，那天的下午。

正要走上一個斜坡的我，突然聽到身邊傳來：「準備好了喔！一二三！」深感困惑的我不禁斜眼往聲音來源看去，那是一位滿頭黑白間雜髮色的中年男性，身材瘦小的他身邊還有一位體型更加瘦小的中年女性，兩人約莫五六十歲，一同推著一台輪椅。由於我們前方的這個坡道是中央走廊上最陡的坡道，因此上坡前兩個人要先集氣，才能一鼓作氣推上這個斜坡。

在他們這個年紀的人，雖然沒到黃髮鮎背的狀態需要被人用輪椅推著，但相反的也很少需要親自來推輪椅。被點燃好奇心的我忍不住走快了幾步，利用眼角餘光掃了一眼輪椅上的患者。年約三十的他有著異常白嫩的膚色，飽滿過頭而有些浮腫的身軀，最後加上不甚協調的四肢形狀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

他是一個腦脊髓傷的患者。

一般而言，有腦部損傷或是脊髓損傷的患者，由於運動功能的喪失，在以往他們只能讓餘生都在病床上度過。無法控制四肢的後果是四肢的形狀扭曲不符合人體圖像，長期臥床的他們也因為循環能力極差而有著水腫的身軀，而唯一令人羨慕的白晰皮膚也因為接觸不到陽光，反射著臘樣的病態。幸虧這數十年來神經醫學與復健醫學的發展，

提供了這些患者一線希望。經過漫長的治療與復健，有部分患者能夠重新恢復一些運動能力。在這瞬間腦中閃過數個鑑別診斷的我，目送著這一行三人左轉進入了往復健科病房的通道。

他們會是怎樣的一家人呢？我腦補了一堆可能的猜測，患者這麼年輕，或許還沒有家庭吧？如果已經成家的話，應該會看到的是妻子來推著輪椅。他應該也是個獨子吧！沒有兄弟姊妹的他只有父母兩個人照顧，老來得子的父母，生命中唯一的寄託只有這個兒子，因此照顧方面也不願意假手他人。他或許是因為天生的腦血管瘤破裂，或許是因為工地意外傷了脊髓，甚至或許是因為年少浪蕩不學好，吸毒，幫派械鬥，或是飆車。他本人的意識清楚嗎？如果是，對於這一切的一切，他是憤怒天道無親，還是後悔自己過往的思慮不深？

無論原因是什麼，我猜測這對父母並不在意。對他們來說，兒子永遠是一個小孩子，推著輪椅與推著學步車沒有本質上的差別。小時候他們一邊教著兒子走路、拿碗筷，而現今他們照著復健課程同樣陪伴兒子從更困難更基本的物理治療，一個關節一條肌肉，他們同樣也能堅持這個過程。小時候面對牙牙學語的兒子他們都能猜出兒子的意思了，如今雖然兒子口齒不清，但不會影響他們之間心靈的牽繫。至於這次的復原時間會要多久，他們不知道，也不計較。即使他們兩個

都到白髮蒼蒼，只要兒子能夠恢復，那一切全都是這麼值得。但倘若有那麼一天，年華愈老，他們倆再也推不動兒子上斜坡了怎麼辦？到時再打算吧，說不定那時候神經修復醫學更進步，有神藥能讓兒子的神經功能完全恢復也說不定。每個父母心中對於自己的小孩只有付出，只有期待，在人生起伏中，他們一家人會伴隨著一起度過。至於誰坐在輪椅上，誰需要推動輪椅，父母親永遠不會在乎。

中央走廊曾經有多少個父母，陪伴著他們的小孩，千百年前如此，千百年後亦是，他們只是中央走廊的過客，但中央走廊卻永遠會在他們心中留下印痕。